科哲调研感想

科研一直推进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了解现阶段国内的科研情况和科学家对科学成果的评定的看法，进一步了解当前科研评价的操作方法，了解学界如何量化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小组组织了这次有关于科研评价的调查，旨在更加了解我国当前的科研评价情况，为我们后续进入科研领域奠定基础。经过这一次和处于科学研究前沿的学者的进一步交流，我们对科研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传统的看法认为，科学研究的难度越大，其科研成果越有价值。这听起来理所应当，越是高难度的科学研究往往意味着其理论的极度深奥或者实验的操作难度之大，意味着这是在科学前沿的创新性的研究。但是实际上我们评价一件事是否有价值，不单单是就成果获得的艰辛程度来评定。居里夫人发现镭的过程困难无比，镭的发现也是化学史上的里程碑，相比于居里夫人面临辐射提炼化学元素，爱迪生试验数千种材料也许看起来要更加轻松，但是电灯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镭无法比拟的。在调研过程中，更多的人并不认为科学研究的难度越大成果就越有价值。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定一个科学研究成果的大小呢？也许受众人群的大小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方向。就像之前提到的电灯一样，它的受众是我们所有人，换句话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进步提高了全人类的幸福指数，自然我们认为它是很有价值的。因此如果一个科学研究的成果能给群众带来很大的福祉，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贯彻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去的话，它必然会被人民大众捧起。  
大众是唯一的评价方吗？显然不是。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最多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中去评价这个科学研究的成果，普通群众的知识水平的限制往往使得他们的评价不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要想真的去全面评价一个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科学性，实用性，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专业人员，需要学界在某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人来进行评价。他们就是所说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往往由学科中最具权威的一群人组成，他们会对一个产出的科学成果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所处的细领域，有什么的创新，解决了哪些问题，有没有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突破等等都将会是委员会的评价方式。而且，很多学科中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固定的，委员会同知识的更新一同更新，在某个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也将有机会成为相应的评价体系中的一员。这种动态的成员更新使得学术委员会一直代表着专业发展的最前沿。专家委员会的存在能很好的促进学术评价的进行。  
 除了主观的评价，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如果科学研究的方向契合国家战略，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帮助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更好的竞争，那么这项科研一定会大放异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访谈的时候老师的一段话“其实我们国家并不是没有得诺贝尔奖的能力，而是一些科学研究要花费很多的金钱，特别是像物理化学这样的实验性学科是要用钱砸出来的，但是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还有其他地方更需要用钱，自然在我们进行这一类研究的时候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和国家当前的战略发展一致的话，我们能获得的资源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像现在芯片企业特别吃香，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对我国企业的制裁，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来帮助企业，国家摆脱这样的困境”。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不可能存在资金问题。     
 回看以前我们评价谁的学术成果更高，更多的是从谁的论文数量多，谁的论文期刊影响因子高。的确，一直以来，在著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论文的引用数量是科学家科研成果的重要评定标准，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量化了科学研究成果水平的评价，让科学评价变得有理可据。但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论文发表的难易程度以及期刊影响因子不尽相同，指标数目层面的一刀切明显不合适，目前国家的导向更加关注成果的质量及影响力，并推出了代表作制度，比如提供5年内不超过10项代表作，通过代表作的成果水平、他引数量、国际认可度（例如国际奖项、国际专利、同行评价等）等综合评价体系进行衡量。更是有专家结合“开创性、重要性、严谨性”这三方面，提出整体上先形成一个统一的宏观标准，之后各专家小组会根据所在评价单元的学科特点，对该宏观标准进行详细具体的解释和规定，设置不同的二级评价指标来细化评价成果。先前的评价体系存在的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问题，这种评价体系不够灵活而且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容易阻遏新鲜科研血液甚至导致科研活动变质。所以国家开始进行“破五唯”的政策引导，推行代表作制度。但从具体实施上，还需要群策群力，共同制订合理可行的科研评价体系及各级政策，避免过多主观因素的干扰，保障评价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一个科学、公平、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对于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形成良好的科研风气和业界生态，促进科技发展，避免科研活动向功利主义的异化有着重要作用，是统筹规划一项科研项目的管理层面的基石。  
 可以看出，业界和政府正在不断调整科学评价体系，让其更加灵活，更能符合社会和技术发展的需要。即将参与科学活动的我们，应当对这种体系有一定的认知，充分利用其引导和规范的作用，以让其服务于未来我们的科研事业。

罗俊勋